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庚巳編 第七卷

○鐵冠道人 鐵冠道人張景和者，江右之方士也。道術甚高，人不能測。太祖皇帝初駐滁陽，道人詣軍門謁，言於上曰：「天下淆亂，非命世之主，未易安也，以今觀之，其在明公乎！」上問其說，對曰：「明公龍瞳鳳目，狀貌非常，貴不可言。若神采煥發，如風掃陰翳，即受命之日也。」上奇之，留於幕下，屢從征伐。上與陳氏相持，每令望氣以決休咎，言出必驗。鄱陽之戰，友諒中流矢死，兩軍皆未知覺。道人望氣知之，密奏曰：「友諒死矣，然其下未知，猶為之力戰。請為文以祭，使死囚持往哭之，則彼眾氣奪，而吾事濟矣。」上從其言，漢兵遂大潰。後上定鼎金陵，凡諸營建，必令道人相其地，大見信用。嘗游雞鳴山寺，時上以剝宇高敞大內，欲毀而更置之，猶未言也，道人忽謂僧曰：「聖上有意毀汝寺，來日當臨幸，汝等於中道遮訴之，庶可免也。」僧素神其術，明旦相率燃香出山數里以候，駕至，僧拜懇不已。上訝曰：「我無此心，若輩何以妄訴？」僧曰：「此鐵冠道人教臣等耳。」上異之，遂止不毀。初，徐武寧王為列將時，道人謂之曰：「公兩顴赤色，目光如火，官至極品，所惜者僅得中壽耳。」後果以五十四而薨。道人結廬鍾山下，梁國公藍玉攜酒訪之。道人野服出迎，玉以其輕己，不悅，酒行戲曰：「吾有一語請仙兄屬對，云：腳穿芒屨迎賓，足下無禮。」道人指玉所持椰杯復之，曰：「手執椰瓢作盞，尊前不忠。」玉武人，不喻其旨，相與一笑而罷。後玉竟以謀逆伏誅，赤其族。道人居都下數年，一旦，無故自投於大中橋水死。上命求其屍，不獲，已而潼關守吏上奏云：「某月日鐵冠道人策杖出關。」計之，正其投水之日也。由是訖不復見雲。

○陳子經

四明陳經子經，嘗作《通鑑續編》，書宋祖陳橋之事曰：「匡胤自立而還。」方屬筆之頃，雷忽震其幾，子經色不變，因厲聲曰：「老天雖擊陳經之臂，亦不改矣。」後三日，子經晝寢，夢為人召去，至一所，門闕壯麗，如王者居。門者奔入告云：「陳先生來矣。」子經進，立庭下。殿上傳呼升階，中坐都冕旒黃袍，面色紫黑，降坐迎之曰：「聯何負於卿，乃比朕於篡耶？」子經具知其宋祖也，謝曰：「死罪，臣誠知以此觸忤陛下，然史貴直筆，陛下雖殺我，不可易也。」王者俯首，子經下階，因驚而寤。洪武中，子經為起居注，坐法死。臨刑，上曰：「吾特為宋祖雪憤矣。」

○羅侍郎

侍郎羅公為人剛直，與楊文貞公同鄉郡，偕官於朝，每不滿文貞所為，數面斥之，文貞頗不樂。蘆令巡撫寧夏，時羅公已年老。至邊未幾，胡寇大入，方督戰，所乘馬蹶墮深坑中，不能起，恍惚見紅袍者翼而蔽之，寇無所見而去，會有後援得免，遂上章請老而歸。

○沈知剛

長洲沈知剛，少從父宦游。一夕，燈下俯幾讀書，忽有人攜其燈疾行而去。知剛驚起逐之，身才離榻，所坐處壁一堵，拉然而崩，為之■（目罅）眙。視其燈，故在對壁案上，門戶皆扁銷，而其人已失矣。蓋神物所為雲。

○關公

長洲顧舉人，往年會試京師，舍於逆旅，得寒疾甚重。自念去家數千里，羈旅寒困，而病勢若此，殊以為憂。見臥旁掛關公像一幅，乃於枕上默禱其庇祐，朦朧間見神來呼之，視其貌彷彿所畫者，語之曰：「君無憂，至晚且出汗，即能起矣。」言畢倏然去。及暮，果汗而愈，後歸畫其像事之。

○僧時蔚

吳西山聖恩寺僧時蔚，號萬峰，溫州樂清金氏子，元末名僧長千嚴高弟也。初學成，請於師出遊，師謂曰：「汝逢汝名即住。」至蘇，止於鄧尉山東麓，曰：「玄基建大藍若。」初未嘗識字，既超悟禪乘，遂能作書，偈語皆可誦。雖僧服而不去鬚髮，自為贊，有「束髮辨頭陀，留須表丈夫」之句。洪武辛酉，朝廷聞其名，使徵之。使未至之七日，蔚已前知，謂其徒無念曰：「吾與之無緣，汝當應召。吾今去矣。」遂沐浴入涅槃，遺命毋焚屍，越十三日肢體猶溫，以瓦缸覆屍而葬。無念入觀，大被寵錫，後住湖廣之九峰寺，與蔚埒望焉。蔚素精堪輿家學，嘗言玄基形勢為三龍三鳳，勝絕天下，卜葬者多扣之，蔚未嘗輕答也。老患痰氣，語其徒曰：「吾當服城中沈以潛藥，吾與之有緣也。彼在京師，今夕且歸矣，宜往速之。」徒如教，至沈氏，則以潛初未歸也。返命，仍遣之往，及夜，因寢其家門下待之。二鼓，以潛果歸，聞之異焉，即往治，疾即瘥。蔚謂曰：「荷君治疾，無以為報，有地於此，請奉以為尊夫人壽域。」因指示竺山後一穴，稍下六尺，云：「是雖微劣，至六十年後，家當大發。」後以潛竟用以葬其母。至成化間，以潛諸孫廬等，皆以富甲其裡，布政、杰諭、德燾相繼取科第，門戶赫奕，距葬時恰及六十年矣。予聞諸以潛末孫注者如此，然「留須」云云，實石室僧語，意蔚非蹈襲，殆是偶合耳。

○浦應祥

吳人浦應祥，成化丁酉領鄉薦，老於禮闈，凡三十有八年，至正德甲戌始就選，得同知高州府。自言初領薦時，嘗夢乘肩輿行，而其前有一僧舁之，後數夢皆然。迨得官，自京師挈一僧歸吳，道上值險，或涉行潦，輒令扶輿而過。數日，始恍然憶往時所夢僧，正此也。此一小事，兆於三十餘年前，人生得喪，豈偶然哉！

○范汝輿

范汝輿，文正公之裔孫也。為府學生，秋試失利還，道經一神祠，乞靈焉。夜即祠下宿，但夢其友婿秦銳盛服坐堂中而已，不解所謂。次舉遂捷。故事：舉子得解，州府例送捷報牌，其前著舉子名第，自府官以下皆列銜具名姓。汝輿第後，偶散步於堂，見楣間所釘牌，中一行曰：「同知秦銳。」乃悟前夢，為之驚歎。

○產異

丙子秋冬間，常之武進人張麻妻，一乳五男。數歲前，長洲二都十五圖人吳奇妻，一乳四男，皆不育。姨夫徐文甫嘗見人擔二兒，其腹皮相黏不可劈，狀若交合者，雲亦出胎時死。

○黃提學

前南畿提學御史黃先生，莆田人，弘治甲子舉福建鄉試第一。前此有鄰縣儒學一齋僕，祈夢於九仙，欲知是科解首所在，得報云：「烏一黃二，水桶門裡，借問黃如金便是。」思本學諸生無此姓名者，必他邑人也，乃之莆田訪焉。侵晨，順途而至一所，有兩人立於門。僕揖之曰：「此有黃如金秀才家乎？」曰：「此即是也。」問兩人姓名，曰烏一、黃二，皆黃氏僕也。窺門中，則有水桶在焉，遂以夢告。已而先生果占首選。

○江東簽

吾蘇江東神行祠，在教場之側，以百籤詩決休咎，甚著靈驗。記所知者數事。云：長洲耆儒趙同魯，年八十一。有疾，卜簽得詩云：「前三三與後三三。」是歲同魯卒，乃九月九日也。或言兩三三為九九，亦正合趙壽數。

縣橋居民許氏為里長，當解軍至湖廣五開衛。憚遠行，祈欲規免，得詩云：「萬里鵬程君有分。」既而解至都司，司門有綽楔，其匾曰：「萬里鵬程。」許舉首見之，始憶神語。

長洲學生周景良，庸鄙不學。秋試年問科名，得詩云：「巍巍獨步向雲間。」自謂得雋之兆。及試於提學憲臣，乃被黜為松江府吏，而雲間實鬆古郡名也。

府學生陶麟，累舉不第，卜以決進退，得詩云：「到頭萬事總成空。」以為終無成矣。後應貢初試時，編號得「空」字，遂與貢入太學。正德丁卯始領鄉薦，其硃卷號亦「空」字。辛未上禮部亦如之，遂擢進士。

予師毛先生，少時眷一妓，情好甚密。妓謀托終身焉，私以一釵遺之，約以為聘資。先生持歸，意頗猶豫，潛往謁禱，得詩云：「憶昔蘭房分半釵。」其末云：「到底終須事不諧。」先生讀首句，為之驚竦下拜，時釵猶在袖也，於是謝絕之。嘗讀《河記》云：「神，秦人，始石名固。」

○五足牛

丙子歲，有僧自京師攜一牛至蘇，有五足，一在後胯下，短不及地，其蹄類人手，而五指間有皮連絡。僧牽於市乞錢，予親見之。嘗聞正統中，吾鄉劉原卜專先生上京師，其子宗序見道旁人家畜一牛，五足，其一生於額，蹄反向上。以告先生，先生曰：「牛土屬，而蹄尤其賤者，今反居上，得無有小人於上，而生變者乎？」後二歲，為己巳，其言果驗。

○變鬼

南京華嚴寺僧月堂者，往年以募緣游食至貴州，聞土人言：此中夷俗，有人能為變鬼法。或男子，或婦人，變形為羊、豕、驢、騾之類，鬻人至死，吮其血食之。宣慰土官重法禁之，而終不能絕，戒僧云：「臥時善防之。」僧與數人宿寺中，夜深時，聞羊鳴戶外，少頃一羊入室，就睡者身連嗅之。僧念之，得非向人所云乎？即運禪杖力擊其腰下，一羊踣地，遂復本形，乃一裸體婦人也。執而繫之，將以聞官，婦人哀叫不已。天明，倩人往報其家，家人齊來寺中，羅拜求免，出白金三百兩為僧贖婦命，僧受之，乃釋婦使去。他日，僧出郊，見土官導從布野，方執人生瘞之，問旁觀者，云：「捉得變鬼人也。」

○李智

吳中焚屍人亦大有邪術。有李智者，尤精於此。嘗操舟出東朱村，見岸上方焚屍，謂同舟者曰：「吾聊戲之。」使一人偃臥，智執指默誦，咒已，呼其人起坐，則岸上之屍亦坐，使立，則屍亦立，使抱己首，屍亦抱焚屍者之首，旁觀人皆驚怖。焚屍者悟曰：「有人作伎倆，欲敗吾事耳。」智在舟中忽變色謂諸人曰：「渠不善，爾輩姑避去，吾有以待之。」即趨抱柁而伏。俄聞有聲拉然如霹靂，柁為之寸斷。智起而喜曰：「免矣。」問其故，云：「本人亦高手，本是為戲，不期便欲相害。若吾術稍劣於彼，適已碎吾首矣。」嘗有人從智學，未盡其術而背去。自於他所焚屍，竟日了不焦灼，悟曰：「吾師所為。」齎錢物往拜謝，及還，火須與便著。

○海島馬人

數年前，有巨編自海外漂至崇明，中有七人，巡檢以為盜執之。七人云：「吾等廣中海商，舟入西洋，為颶風飄至此耳，非盜也。」送上官驗視，檄遣還鄉。其人自言：在海中時，嘗泊一島，欲登岸取火。忽有異物四五輩，人形而馬頭，自島入水而泅，以頭置船舷，作吁吁聲。諸人中或舉刀斲其一首，餘悉奔去。吾等度其必呼同類來復仇，亟解維張帆行。未食頃，有馬頭者百餘輩，立水濱，跳踉欲來擒執，而風利舟駛，莫能及。倘少遲，已落其口矣。

○祝氏牧兒

海鹽祝主事家有牧羊兒，年十餘，素善飯。一日牽羊歸，就午食，庖婦故不與以戲之。牧兒去，泣於田間，一道士過，見之問曰：「汝何哭？」告以無飯。道士出懷中黑丸，大如龍眼，授之曰：「食此自當得飽，勿嚼碎。」兒吞之，覺腹中充然。道人戒曰：「無語人也。」遂去。兒募歸不餐，明日亦不飢，絕谷者五六日。庖婦疑其盜米自食也，白於主人。主人召將鞭之，兒畏而吐實，主人異之。明日使他兒與俱，曰：「若復遇道士，一人力挽其衣，一人歸報。」二兒到向地，則道士又至矣，語兒曰：「為何漏言。」謝曰：「畏主責耳。」道士以一手支其頷，一手擊其頂間，前黑丸自喉躍出，復藏於懷。兒極力挽留，問此何物，曰：「汝知有所謂交梨火棗者乎？此火棗也。」久之，主人聞報而至，將去數百步，道士雙足遽陷入土中，稍近，益下，僅露其首，既而首亦不見，土上都無竅穴。驚顧道士，已在隔岸拱手而滅。自是牧兒復食。吾鄉戴區人蘇盤，時為祝塾師，親見其事。

○魂魄

高皇帝嘗怒一內使灑掃不如法，命引出斬之。被縛至市，猶衣金團背子綠衫。市人觀之，遙見內侍前有拱手立者一人，狀貌衣冠略無少差，甚疑怪之。既而得旨停刑，方解縛，前立者冉冉而逝。疑此為魂魄雲。

○劉公望氣

鄱陽之役，兩軍接戰方酣。太祖據胡牀坐舟端，指揮將士。誠意伯劉公侍側，忽變色發謾言，引手擠上入舟。上方愕然，俄一飛炮至，擊胡牀為寸斷，上賴而免。戰勝之前一日，上疲極，欲引退，公密奏曰：「姑少須之，明日午時，吾氣旺矣。」已而果以翼午克捷。